

思文大紀

思文大紀卷三

十五日工于午門外以親征事祭告天地駕回升殿行常朝禮

十六日祭告太廟

十七日禡祭

命工部造大銀鍤斧四把柄工龍頭柄末龍尾鍤工龍脊口珠柄

畫金龍徑柄用五尺

十八日駕出洪山橋 錢正先鋒鄭鴻遠副先鋒鄭秋登壇授鍤  
工部先期于洪山橋之陽搭一木臺高一丈方一丈三四圍木欄  
工設 上帝牌一位 太祖牌一位工先御翼善冠至臺所百

官吉服行一拜三叩頭禮左右侍班武臣各戎裝侍衛先鋒吉服入就位行四拜禮畢趨出易戎衣上服武弁服陞臺先于神牌前行五拜禮畢上立于神牌位之西稍前南向鴻臚官贊授鉞御先鋒北面跪兵部官取鉞跪上命授鉞兵部官承旨立于御先鋒之東以授鉞御先鋒先鋒以鉞授執事者退立于西鴻臚官贊叩頭具上東向揖御先鋒賜錢光祿官及內府傳賜錢酒御先鋒跪受代候上誠勞畢贊叩頭謝恩具趨立臺下之左以俟上親御甲冑于臺上號令出征將士御先鋒率諸將士跪听號令叩頭畢遂接部伍建旌旗鳴金鼓揚兵

就道執戟官奉戟在御先鋒前行 上解甲胃仍御翼善冠祀  
回蓋

按是日風雨晦冥，或不成禮。太祖神牌吹倒，御先鋒又有墜  
馬之患，識者知為不祥之兆。云 天意難回矣。

勅諭行在勳部等衙門同出征兵部侍郎吳濠、文戶部侍郎王觀  
光，既各有選用，府州縣官催糧之責，各准以原官同帶吏、禮之  
徵兵、更募戶、亦募兵，俱各遵勅行事。吳震交以出征兵部侍  
郎，帶管出征吏戶禮三侍郎。吳王規光以出征戶部侍郎，帶管吏  
兵禮三侍郎。事張家玉以出征兵部侍郎，帶管出征吏戶禮三科。

事陳履貞亦改出征兵給事帶管出征吏戶禮三科事蓋軍中  
事必便宜難以千里請旨出征吏部科銜者取其便于府縣無  
官補官有貪必慮有廉必奪也出征戶部科銜者取其便為兩  
敵到處催餉令兵不飢寒也出征兵部科銜者取其軍中令知  
國法不許一切害民冒功等事也出征禮部科銜者取其若有  
叛逃悞國之人具願悔過立功贖死即許以實殺真寇實取陷  
城即准便宜故罪錄以併審真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俱得先行  
旌表

復奏恤恩併遵有髮為順民無髮為難民之命勅也內閣即

以此意各給勅書四道與之

中宮懿旨命司礼監覓女所十名務要選條精潔婦女用價平買不許勒索上竟却之曰不可輕選失朕大信朕寧自苦以慰民心

十九日遣平儀侯鄭芝胤恭詣太廟宗廟行礼

按會典載皇后將謁宗廟致齋三日齋滿皇帝先遣官用牲宰行事告以皇后將祇見之意茲立后己五日矣

二十日皇后廟見內外執事者俱太常寺條行以內官人數不多且皆不諳典禮也

二十七日丙午大祀東于南郊天

先是太常寺奏致齋進銅人 上具皮弁服出禮傳制以日

大祀天地于南郊爾文武百官咸致齋三日太常寺光祿寺官

奏省牲祭分為一十四壇內丹墀四壇日一壇子東月一壇居西

東一壇居西辰一壇居東五壇五嶽一壇五鎮一壇風雲

雷雨一壇不歲一壇歷代帝王一壇西五壇內海一壇四瀆一

壇山川一壇受寢諸山一壇天下神祇一壇何定分獻官一十

四氣

嚴禁水口馱立膳夫名目合居民津貼

命閩臣朱繼祚獲現字監試考選推官臣趙最<sub>助</sub>周之夔等五員內

臣魯奇王進順專供筆硯

上親臨軒策之

策題曰朕遊稽皇王之道深慨後世之君臣一自悍秦盡掃古  
制世道人心為之逆降歷代之受患莫過於群臣朋黨之最大  
於今兩京之慶二帝之傷皆此之故也前漢<sub>之</sub>黨<sub>之</sub>于弘石<sub>之</sub>刑成  
谷松以文飾欺及四十八萬之頌致開新秦之妖黨害亦已甚  
烈矣後漢之党起於細微清濁分鱗逆有桓靈之禍然後厨顧  
及之標是非損益可得而論歟西漢之党同歟否<sub>也</sub>唐党始於憲



宗寃竟<sup>牛</sup>李何別欵豈河北賊更易于黨賊欵唐文宗之言是

欵非欵末流至南牙北牙各結強鎮以亡唐其可為龜鑑者可得其概欵宋之分黨本于熙寧成于元祐極于哲徽之季然仁宗年亦有戎朋黨論朋黨之紛紜何以其時稱~~曰~~欵大明開元黨肇于神廟之季東林魏黨門戶馬黨交激遞變而有如此之痛劾矣朕今志在蕩平盡去諸黨之名惟在遠戾詭譎之條在外正貪婪之罰益人主之心德即人臣之黨符也近日在廷似犹有不醒之迷欵啟水火之戰朕甚懼焉何道可底太平大公今文武真和表而共濟乎且魏璠<sup>董</sup>之狼貪橫惡是其本罪名之

以逆甚不稱情乃其党亦快指東林而淺憤始于忿友終于怒  
思一隅若復中興必此肺腸尽去之、道何繇標本以何為  
治朕今亦曰去寇易去党難然党去寇不驅也者矣尔等胸  
中成說久著此其傾忠之日也其慷慨直陳以見款、尽寸衷之  
際上帝臨汝矣脫生待尔其恭承朕命焉

又賦詩一首云西風開天地山巔眺素雲外物何所有順此希  
夷心出處一故我四海微冲襟、嘯歌亦帝籟、溪面吹云、空洞  
千万古、總如寸一具、善听切、虎邊調在疎林、我思將可見畫  
易有同心、秋日山居信筆

諭借賢館欽選賢才之甄惟召對過然後該提督官具本請明  
人准用此號入館不得濫用

下天共府通判周續祖手獄

准內閣撰初書各一道札部轉閱防各一顆與撫臣楊文聰父子  
楊文聰文聰恢復南京聯絡浙直部院閣臣楊文聰父子協復  
南京整理浙兵督鎮閩改楊文聰給與欽定官徵曰欽命恢復  
勦清聯合直浙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協同御營左右先鋒招討  
勦鎮合濟中吳兵部右侍郎部察院右僉都御史楊昂御銜曰  
欽差恢復南京協理直浙軍餉太子太傅左軍部

督府左都督

時滿山伯黃斌卿途過文驄慶賀登極章疏并繳鎮東伯方用  
安總督朱大典東歸陽生自趙忠孫各札與文驄者斌卿為上  
之故有是命

勅諭文驄曰爾夙負英才博綜多藝朕在京口學相接對深於而  
悉數月以來頃成奇愛朕在加興聞爾在蘇州志于群心潰散  
之時朕曾款賞不負識盟靖一奉朕問關三閣監固登極力肩  
危挽誓惟勤民堂祖焦勞晝夜不遑錢塘遇昂卿朕以故人之  
子待之尤勤鴻遠前後奏朕浙東賴爾先聲未萌之隱密復振

久泛之人心朕大悅游業即欲以兵部侍郎職理浙東尚卿  
亦進宮徵令覽奏賀并詳叙吳越情形則以父子即朕之大耿  
小耿矣雲雀風虎各有其時文之相事豈有己乎其益懋厥績  
協同勛輔先清東浙之塵繼掃臨安之寇朕早見幸凌定許  
破格酬報云

特恩迎駕功進各亭生員康准貢增准康附准錄

時功進有數十名亦有混奏冒名者左都署禮部事何楷奏請  
大內當日所收表箋以憑驗明康增附未登康酬忠抑統于大  
典為有光矣後又有以童生而入泮者

副總兵楊武烈守格元存中等恢復新城獲從逆新慮兩偽令奉  
旨各加職銜一級以見將士用命之效

命禮部舉諫旌表閩縣永南里民女卽楚玉以未嫁室女殉夫足  
勵薄俗南北進賢魁之叩獻葵冠者聞之當汗顏

准遼藩長陽王移入福寧州公館暫安宮眷其一切原給道臣王  
吳州臣徐丙晉酌議具奏因衛匱乏雖不能享亦不可缺

黃斌卿至福寧王既道王方困之狀賢能之聲故准移入

戶部侍郎李長慎奏其妾署候邑封印不聞竟往水中舉盜以  
致百姓輸納糧餉無權可挾後之中收不允竟生賒銀二百兩

命浙江道試監察御史林之蕃、聯絡加吳、并責勅諭二日、輔臣錢

士升、冢臣徐石麒、

後亦不  
來代

監察御史吳春枝、糾劾不職印武通判陳主讓、王古四知縣吳士燦

汀州知府王國冕、奉旨、各官賍私可恨、皆鈔下虎狼也、若

不使懲民生何賴、都章、了職、誅、換、連、解、來、京、究、問、也、賄、光、餉

令兵部主事徐州彥、頌詔于四川

州彥、重慶人、初為光澤令、以墨声下獄、登極宥罪、授以駕印職

徵、捧詔于畿

贈四川栢戶陳士奇、兵部左侍郎、隆一子、入監讀書。

士奇漳浦人字奇而號平人富于文藝言論侃々天啓乙丑成  
進士嘗成破賊時士奇已交代出春猶罵賊不屈身被百鈔磔  
死塔前與蜀王同日被難足覩其平日之所李云或有尤其雅  
好講遜疎于軍旅者

連寧府浦城縣四區三十二里百姓保苗本縣知縣鄭為虹加監  
祭御史愨文任以造福浦民有十不可去浦之跡上命吏部察  
議後以御史巡仙霞關

詔授晉江縣李生貞獲缺為翰林院待詔懇辭不受  
勅行在吏部方今中興事重政務繁多惟日輔日黃景暉受簡



啟慎弘亮才堪救時曰輔臣高弘圖直道壯節望重具瞻即著  
吏部補本起用仍著中書舍人陳翔通昔前去晉江致聘二朝  
臣表

命太僕寺少卿監察御史林蘭友巡按江西兼貢勅諭往江西聯

絡倡義之師并詹事利同外兵部右侍郎勅書閣校復諭之曰

尔此行著顯破情面明豐擔當大展忠誠令人指曰如此行事

方是中興之聽焉如此激揚方是天子之法臣不是朕親簡之

人尔之不善即朕不明尔之有為亦朕善用江民憔悴於貪政

火矣切以朕先教後刑先請後答八字行之又八字曰小貪

必拔大會必殺真能代朕行此十六字始不負人君耳目之寄  
根心而行休說說語至諭切諭想着記著

勅諭內閣陳燕翼既改翰苑朕自監國登極兩月政令全無紀載  
後世何做即着燕翼專理中興史職准同協理史事刻以修翰  
直和衷堂與聞批務以便編摩即日傳行入直又賦詩一絕云  
上帝文章在日新玉堂秋粉啟詞臣直流千載乾坤從方見儒  
天自有真其篇好斯文出于天性如此

吏部左侍郎王志道進本朝定錄

發銀牌一面令吏科都給事中陳燕翼頌與本科添設給事中掌

印朱作楫，握其直言。

以何九雲為翰林院編修。

九雲字魯棟，晉江人。癸未進士，庶吉士，大司空喬遠天文行俱優。王兆熊劾其從逆，冢臣曾櫻疏荐之，有旨云：九雲名家子弟，有品有素，兩京日期甚阻，何得一槩牽誣，即著洗寬，情達令前來供職。纂修戚廟實錄，不得再有托陳不許人言，再為誣讒。王定馬士英為罪輔，不可為逆輔。

時士英欲入閣，有為左袒贊成者，廷議依違。禮部尚書黃錦以為言，故定其罪為逆。

按太常寺卿曹季佺著有罪輔不可入閭公損曲尽其議故尔  
中止只許其圖功自贖

上游巡撫吳開禮輯獲奸細一名周元章解京正法勒守閩將士  
毋得盈詰失時致生奸宄

給各守閩兵十一月餉

勅上下游巡撫選練精兵四千以備親征用視兵精脆為設撫功  
過錢糧即於所屬調用不得套視

召对閩縣八十五歲老人周良屏于便殿訪地方利病稱旨  
以考選推官周之夔為翰林院編修

御批對策云之變此作必竟是老版矣多織兩到乞堪詞林之  
選

以太常寺卿曾季倫為禮部右侍郎署翰林院事特勅纂修成廟  
實錄國史總裁專設蘭臺館以處之

吏部王事王兆熊王本十義士林化熙張綸黃弘光姚毓英梁春  
暉張伯彥姚毓震解濟郭和良陳鴻謨景徃富室大家信義功  
輸上以固用不足從之并請十人皆倅王兆熊為用真誠起事  
清品先慎天公不得一毫錯昏功成之從優議叙

贈原四川巡撫都御史邵捷春兵部左侍郎予祭二壇減半造葬

提督  
公字學聲，獲罪劍潭，侯官人。方曆己未，進士官吏部員外，即清通。

苟要有族之者，出恭四川行省，有功於蜀，再起四川副使。時軍寇猖獗，忠作亂，省城謀內應，公竊獲奸細衆人，保全閩省。蜀王既存，之遂起，轉巡撫，真有鎖鑰北門，非準不可者。遂與同年督輔楊嗣昌議論不合，需索兵餉不遺餘力。公答曰：「吾兵吾餉，僅足辦蜀，不堪遠迎。遂失嗣昌意，值二邑失事，嗣昌特疏劾之。從騎入蜀，民泣擁不與開讀者一月餘，復率百餘人伏闕。蜀王公疏，繼之。公曰：「諭百姓，豈有命王而可以秘意請者乎？」輩為此，吾罪愈大矣。乃與從騎謀約私遁，至半路始得開讀，就逮。

從騎亦憐其冤。抵京下獄。遂飲藥卒。長子明俊。上疏鳴憤。遂有  
其命。明俊因而取鉤銀三千兩。上錫以金扁。曰：義冠閭。臣復  
官。武選。詔云：諭吏部曰：公道天地之元氣。無時不流。注於西  
惟在朝廷。則治在草野。則亂。好惡合則安。是非分則危。朕覽卿捷  
春撫蜀。群情號呼。事取為之。恰然。雖近來飾說紛紜。究竟真偽  
誰味。朕今運啟中興。惟在大明公道。奏內捐助三千。并求雪父  
冤。雖孝子之用心。豈古今之通義。卿捷春若情真罪當。則雖百  
方赤金。豈可翻案一字。若是蒙冤。則朕為天地神人之主。前後  
百世之公道。亦朕分所當明。况近事乎。况明臣乎。云。

加陞吏科都給事中陳燕翼一級以為直言者勅

時燕翼回賜程直銀牌于失作揖遂陳十策上答之云所奏十  
事固人心無不洞悉真中興第一名疏也朕錄一通置之座右  
朝夕省覽朕躬的朕自省察聞于文武各衙門的著定奉行  
陳燕翼言不諱者加陞一級以勸直言云

疏曰臣以崇禎甲戌進士筮仕廣東程鄉縣六年行取苦乏資  
斧不得抵京不得已乃乞弓于一二同事故人遊巡後至遂稽  
初次考期壬午十一月清簿都門始獲先帝烈皇帝召對於  
德政殿寒月霜夜燈燭熒煌連遇先帝偉身業外視臣者再



問臣者二果脯名醜捧出內東至今念言五情空熱猶為  
力所<sup>托</sup>僅循次補臣工極時周廷儒禍政<sup>劫</sup>到思係成出其門  
臣嫉其所為自春徂冬不肯拔刺一語具面入垣即極言其賈  
官鬻爵并竊廢勸督陰脫門生范志完獲其入口之罪同列咋  
云聞訪閣臣先帝日置臣次既袖中徑不發果其念臣至此  
其得不與熊開元杖者開元言頸而臣言隱耳然終以運言決  
沛不應叙攻力取臺臣黃澍之疏果擬處分計臣亦時在垣不  
滿五月然臣難諱而先帝執手臣疏日跡廷儒亦時聞臣吳姓  
等蒙臣期三夜憲臣劉宗周等成是臣議或有謂其慷慨陳言至

南渡後崇禎十七  
年七月辛卯補原  
任工部陳繼賢原  
官燕翼先帝時  
以勸黃澍冒功  
誦

據忠憤者或有謂其真孤鳳鳴勝讀出師表者臣奉 仗救家  
塞胸直氣道路京之無何里中縉紳之禍起通國縮服臣以諫  
垣餘瓦折衷直言幾遭裾掖今顧瞻里中尚不免談虎色變是  
臣之直言所不敢行于臣里者一也臣以癸未仲冬抵里甲申  
之後天地反覆豈意自全無何南中疊省初厯佳李治等交章  
荐臣荷

聖安皇帝起臣原官賜臣環子七月入 朝于十一月先後局面  
判若隔世遙想當年論澗偶出一時意氣豈復意澗復未有借  
題翻身回心反正抗阻 王命一事前後公案各分兩重聞今

歲奉兵東下過師池陽樁索日銓荆三俊不通餘公益三俊亦  
堂劾溺者現其樁索三俊計必不肯息忘臣言官論人自其職掌  
宜意當年殿上之爭遂胎後來舟中之欲親識家族相持為  
或足臣之直言所不敢行于朝廷者二也陛下龍飛海甸  
每事留意臣科比奉該科記卷并會覈議之昔者屢矣且雖  
顧鈍人非木石寧不感奮然其所連者率強半臣里中人宦情  
如火煤進如飲片言彈駭即恨深兇擊者也犹憶賞捧之從後  
陛下欲費用一人臣聽憑却議半字未加迎來蒙恩得意之後  
遽修前却批臣殿廷裂帶賴批頌臣於此奉未着片字猶橫

遭侮辱若此若具言之禍豈旋踵是臣之直氣所不敢行於朝  
廷者三也然雖如是臣竊現 陛下兩月未用人行政臣未嘗  
頃刻不憂心及之心出王游徂未嘗一刻不在 陛下左右而真  
効忠于一也臣猶憶宋臣種軌之告其君曰陛下求治太急  
听言太廣用人太驟臣少李于蘇代師其忠鯁竊不揣亦以此  
言進 陛下精神意量可以囊括海內李閔文章可以灌注百  
玉机杖驅駕可以羅絡高光所願少進者重之一字耳中庸曰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審過矣乎論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孝則  
不同老氏亦言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子終日行不離繩重雖

有宗視燕慶趙然周易曰君不密則失臣、不密則失身机事  
不密則害成君子知微知彰知未知剛万夫之望凡若是者言  
皆不貴示人以太尽而使邪佞輩為可測也 陛下撫有六合  
杖侍閭中為漢中平昔天推戴急主悉臣何分厚薄何論遠近  
先後此為人臣斤、道此者為梯策計耳君子薄之臣竊意此  
後凡擁戴與同盟等字面雖 陛下厚恩不忘故人私語然規  
格已狹且近文士習氣不宜數出 帝王口中是臣直言所欲  
効忠者一也定<sup>清</sup>勲臣一見決策奉駕來闕使明朝再造海國  
莫安不受兵革功在社稷伊誰之加然尚餘後來一步為恢復

聖微是臣之直言  
所欲勸忠者三也  
古之帝王或起徒  
乎或起中葉然其  
初政大端率不過  
於一二言行一二  
事用一二人傳之中  
外而天下已服矣  
源源來歸終繹  
踵至不在多也今  
陛下新政美不勝書

復仇之奉始覺竿頭更進圓滿無憾今日振功似當稍首餘地  
微嘗持盈保泰之意使延世勲臣有百年德世之量而後氣局  
悠長可与帝侔同久是臣之直言所欲勸忠者二也 祖宗用  
人從來銓部反覺無杖一人之身倏用倏舍倏重倏輕吳可憑  
信夫人之材賢生下已定非有裨<sup>指</sup>播旁側可任人即移塗改之  
理今一官<sup>母</sup>每<sup>母</sup>頓或至數易其為人擇官抑真如不得已使營  
進者咸懷躁心而掄材者轉無持操遊<sup>聖意直</sup>遊<sup>聖意直</sup>現亦所窺  
欲三五盛王數百年中所不及措手大業而數月了之其博<sup>挽</sup>抗  
規局真可謂目空今古然時會机緣緩急先後詎能一、應乎

如一事未當多益為累是臣之直言所欲勸忠者四七在昔光武起事南陽肅宗即位武慮皆于草莽中立國惟是君臣上下搏心戮志專意治兵度于他務亦皆不暇乎及今漫漶教時若似皆以陞官祿格耗其專營而于用兵吃緊時日又坐無事甲裏匪顧物亦為成汰是臣之直言所欲勸忠者五也

先帝勵精十七年值彝寇交訌中外多故屬望遠臣鮮有當意者于是不得已而旁求之保泰撰授特用副榜等科明經選奉茂半天下 欽授破格差擬固初而究竟邊腹行間賜劄秉鐵俄頃驟貴之徒近未有半人隻士出乎傑如古班趙陳湯等

紫糊空絕域卷息 明詔者而反以<sup>苦</sup>心輕信之過為人所用  
方而大耳其弊量下者即為將材舌滑唇油走空如驀者即為  
邊材金價類列康費無算言之痛心 陛下試觀從古皇、沒、  
乞官營進之中豈有真品只南陽高臥惟恐人知東山捉鼻相成  
不免尚能勉強一出差有所立今流品混淆攪同油麩辨析窮  
所如鏗空數無已亦惟擇精良無偽踏實硬做者假以嚴外寬  
以文網庶幾積久自見成功其紙上鋪張口中夸大者悉不可  
哂是臣之直言所欲勸忠者六也吏道以貪廉為條臣即以順  
逆為策計典問難私怨是矣而 祖宗深意豈因以一二弊許



食翻北案或有傳謂欽似而先帝精爽決不忍以賊孽重汚聖

化近日南都馬士英阮大猷陳監張孫振利應省葉借四鎮以  
扶制朝廷翻冬計典用尽從逆者而因隨之當時臣具有與  
政自可為人心不容壞尽一疏醜詆已甚而若輩掩耳盜鈴不  
恤也已事無及可為哽噎若是者非歎陛下誅既往但欲慎  
將來耳不然足乾坤之兩番改易例置而故為群詣不逞者燃  
灰起用之地也無怪乎有識者痛恨謂南北兩階皆諸奸黨怨望  
失職利其深入以為自己出頭伸眉之日非過論也是臣之直  
言所欺効忠者七也自五月逆寇渡江以來雖所在蹂躪而直

浙江右哥處士仲百姓亦皆各有義氣憤發破產募兵奔勦差  
足振醒群情倡激忠義而聞之以未與所在自二勦二伯閣却先  
聲之外別無一旅足以佐發中軍一鎗一顆動皆仰給 朝送  
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當、或成市道大江右之身國兩越等之人  
身則亦行在京師之兩臂也一臂痿痺則置之而若國兩臂一臂  
靈活則用之而惟恐不欲万一右臂不仁左臂其能起矣且安  
知無天功可貪而徘徊覓望于一試者臣竊以今日團練御兵  
一者在、即跡所宜專責一人者實奉行而上游與近京城御  
尤宜全力飭治以掃官兵不所及凡所在街巷村落責令公奉一

頭且人自連結布還知悍怒故庶幾先聲可奪奸魄不然徒會  
目前官潯近使之可樂御居室家三窟之可志而先後康爛究  
竟同覓溪掠焚屠避还不免此在眉睫願諸臣不察耳先臣董  
應奉有三殺運將至人心先患惟大聖人起而救之是臣之直  
言所欲効忠者八也桐江一絲繫漢九鼎計其初時高風未播  
亦不過富春一釣徒耳試之以事豈知不與樊吳殷浩同哉凡惟  
爾時漢祖容之列諸外臣使之高視乎似以陰助王化夫以帝  
王之拔屈官一故人何啻雀之遺羣而孰知東漢之所得者為  
已多乎方今簪籍白下所在成市乞墻登壇挾拜門牆苟負人

政粗識句讀或能值侍代筆上疏者咸思擢授做官一隅哉何  
堪此橫強即如中書舍人唐制以為宰相宣麻先兆何等貴重  
而今若販夫傭豎皆得隨意濫叨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不東南  
京有都督量或斗職方地下走之誣可為痛哉天柵時之內豈  
有罵鳳唳志之旁安挾日月士人惟負此一具氣管頂立天地  
若其平居不能自勝于利祿富貴又何怪其一遇賊寇靡然屈  
膝目今閉國之初承兩朝末流屢耻顏喪之後似宜首以濯  
磨士大夫氣骨為復仇先務不然未有不能有恥而能不辱者  
是臣之直言所敢效忠者九也我朝立法所務遠過漢唐度

越前世者其最人美如尊礼孔孟一事使人像帖括之陋以親  
見聖賢階制科之崇以荷撐李脉所以<sup>以</sup>列聖朝真儒輩出如  
河東崇仁餘干新会姚江泰州盱江吉水<sup>水</sup>諸賢問出于時鼓吹  
休明揚托聖化故其一時門牆派衍泉流<sup>未</sup>涸人皆恍然知心  
性之所自来名教之必可樂其服官居御一切不苟而超然能  
自勝於塵垢之外士處窮達各成令鎮 神祖中葉以後李脉  
浸微然若晚缺辰星杳然未散自親忠賢焚棄書院之後賢  
士大夫相戒不談而斯然以滿首利坎為女心正命之奧其高  
者乃以氣魄聞見室慧得毒當之然施之經濟世道人心遠不

相中臣留現以陛下洞達昭融毫無粉飾滯泊確苦安若守士  
宜有得于光明緝熙之季誠千古道本宗主計因此時會所急  
、出一劑療之、以臣久閱人間機械沉溺蔽銅已深一旦驟與  
之澄賴思之傳格、難入第一于孟子浩然曾子及身處持其  
入路而揚之以一誠庶有救正昔劉世之予司馬張几成致  
于孝宗惟此一字朱熹亦云吾平生所奉惟正心誠意四字豈  
隱然不以告君後世迂之然當時張德遠筆定用四字不著嘆  
乎今日君臣上下皆能克去己私實、於此四字而有不能誠  
賊破逆者臣不信也是臣之直言所欲勸忠者十也凡此十事

皆臣懷之兩月未積誠欲獻使以日不暇給憤鬱至今茲因

陛下旌直之卒內媿不安集而上之然視臣同官朱作楫三年  
硬切臣又覺泛而無當矣臣之直媿不如作楫直即嘗賞以臣  
官而臣嘗拜疏讓賢之餘又復蒙恩改臣翰講臣復何官可  
讓則亦惟有內媿而已伏惟陛下赦而原之併赦臣字數踰  
格冗長之罪臣不勝云

十二月初六日御駕親征

上自我服登舟百官鱗集拜令戾明泊茅江對面沙洲者五晨

久宮眷咸在復命行在工部造御營大明門一座千門一座奉

天門一序兩邊通著黃繩為約欄奉天門外細樂一起于門外  
單大樂一起大明門外漫大樂一起早晨大鼓一下御營管事  
牌子跪請御令箭一枝先開奉天門用大鼓一支奏細樂一次  
又打一下叫大鼓二下御前管事又跪請令箭一枝開午朝門  
打鼓也打鼓也聽大鼓三下御前管事跪請令箭開大明門大鼓三五  
打前四打前四前後用鑼漫鼓樂吹打四層高傳門外錦衣衛官較齊喊門始  
開馬

以平人使期芝龍掌京人府印務

南平縣小民張安礼林中柱張孝直數百里躬進米豆酒漿遠迎



王師上嘉納之命御營兵部將前後米酒分散詣將士給与序  
班冠帶仍賜拜為忠良屢士各賞銀牌一面以旌義卒

時古田縣一都水口小民亦有輸取賞以銀牌

帝手勅鳳陽知府預以譙朕今正位福京志雪祖救民八月十八

日兵發五路十二月初六日朕駕親征趙貴乃河南兵略副使

至京知爾在鳳感念時音賜爾手諭以跡毀形印趙貴官入百音不嘗速聯吳傑

助朕中興監國登極親征三詔爾其善為宣布不負朝選朕親

謁皇陵是不見朕不忘之日也特諭

以河南分巡汝南兵備副使劄起為總理豫楚直隸晉齊六省提



勅曰皇帝手勅輔臣黃鳴俊自卿辭朝朕切躬躬出聞之信乃  
聞今日尚滯福寧殊可異也况卿不由申衛而從溫廷議不然侍  
卿甚重何過逆如此朕今親征行矣朕若至建寧卿必至衛以  
朕若出衛卿必至江上不然公議無私甚可何畏也親征駕行詔  
併諭魯王書併示于卿其善宣朕意焉餘與周煒新敦之特諭  
立春日勅文武官員吉服必會典內出使礼行以時值行間不必  
賀也

遣侍講吳載鰲鴻臚寺卿楊廷瓚致祭于天吳府古田縣水口地  
云并延建二府山川之神

初御營兵劫連与平峽侯款造廩甲一万副運至御營以為破塲

用刻不可緩

二十四日輔臣黃道周兵至婺源為清所陷并門徒主事趙士越  
中書毛刻水禁薛時培賴以儒四人傳送南京時輔臣朱領朝  
廷節金苦心聯絡激功忠義糾合義旅凡千餘人從廣信而出  
金徹安撫遣黎孤成捍禦前後擒斬為官勅以百計且救廠援  
衛厥有成功適衛撫某与輔臣議論不決忌其師屯境上遂  
密疏其短于朝廷輔臣初不覺也繼而請兵不至請餉不至  
始知其詐乃与士越謀以朝廷遣鄭兵各路七月于茲矣未見

与敵一天相如造勢愈急不覺笑到這無人取我輩為天下  
倚重必先多一卒為諸路倡逆決意長驅深入婺源谷中遇清  
騎數千輔臣親冒矢石誓不与清俱生清亦為少却然彼中我  
寡後軍觀望不進兵尽矢空輔臣陷圍中士超知勢不利率玄  
水哥定固而入其部卒功其勿往俱死無益士超答曰我受國  
家厚恩豈有背吾師不救而併候困耶并陷圍中士超等知勢  
不得止乃罵不绝口後曰我奉命擒汝不料為汝所擒快殺我  
得振翱送於地下足矣清見輔臣忠烈不忍加害曰當生致于  
南京洪內院得一忠義人勝于得土地數十州即也時輔臣欲

不許士。起從旁。叱曰。此去南京不遠。尚得白。數。洪。承。疇。老。賊。快  
國之罪。魂魄得傍孝陵。死亦未晚。輔臣深以為然。遂屈卽而行。  
作詩四首。云。陌巷愁顏。閑行籌負管蕭。風雲乍造次。毛羽定飄  
搖。層火難栖燕。橫江捨渡橋。可憐委佩者。晏、坐花朝。其二。火  
樹難開眼。冰城凍若身。丈夫千古事。失路一時人。碧血題香草。  
白頭還隱綸。更無遺憾處。燥髮為君親。其三。搏虎仍之野。從豺  
又出關。席心如可卷。鶴髮久當刪。怨子不知怨。閒人安得閒。乾  
坤猶半壁。未忍蹈文山。其四。諸子收吾骨。青天知我心。為誰分  
板蕩。不忍共浮沉。鶴怨空山淺。雞鳴終夜陰。南陽江路遠。悵作

卧龍吟其忠愛之意情見乎詞

思文太紀卷四

隆武二年正月朔旦唐節二王監國于福京率居守百官行拜賀

禮

上不受賀具祭

太祖自討群臣俱令戴罪圖功仍降旨勅諭於群臣云初二日  
官兵義兵爭糧縣官掣肘永勝伯鄭寀疏陳之上命會同該督  
撫計兵派餉毋致行間之擾具捐助事宜地方官始例勅諭不  
得強民

又命陞清源賈犒嘗銀社江工酌量頒發現在戡守兵下剋期迎



爲溫處等劄確遵派芝前議

勅諭御營內閣傳行朕見徽州已復之振稍爲可慰又建昌營信  
之奏應援且速用姓成功速發銳兵二千同輔臣尤春文武齊  
心先發皆往鉛山一爲御寒之援一俟王師併至合力建功朕  
心切拜孝陵更念咸深天葬江北祖陵未靖南陽王陵純陽朕  
之根本未全何賴君臨天下昨據是督何騰蛟有荊州恢復之  
振則河南声氣可通燕豫諸陵可速非道重臣朕懷莫慰况撫  
安新降兵將更與督撫相成輔臣規生擁戴甚早忠獻可加即  
着出南轅北方節岳之行特賜定銜曰欽命略奉南北帝王山

陳安東燕豫兵民文茲賜上方敕便宜行事調度且聞川廣恢  
復江浙南京行在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正尚書御營禮部  
鑄銀印一顆文曰瞻奉南北山陵安定兵民文茲便宜行  
事恢復南京閣部之印再賜旗牌十六面即各撰給勅書初  
十日行朕仍御門親錢御營該部遵行特諭

乘免勒合夫馬以避駟因

勅工游巡撫吳春棧選募健下精勤訓練曰上將聞添不戒聞  
中河內朕方倚卿以肅河寇恂之任幸自勉旒以膺重賞新奉  
兵糧准始各營例給

平 吳侯節之乞借用監國苗後四字詔改正之曰福京任之王為  
居守卿以勳輔為苗後原無監國字句卿廷將題奏文移始初  
填註不可錯悞

隨 征各官有當減者當降者命吏部尚書副禮會同御營諸  
臣校冊確擬奏奪

命 丙廣撫臣丁魁楚隨時奉山陵輔臣韓克生往楚豫圖攻另  
推其迷者

工 議撫臣職不可一柄丙操然時阻多故惟有專轄各即陽撫  
臣及南贛撫臣原有旧例不游撫臣興泉汀漳是專屬惠潮

是寺屬潮州撫臣惠潮是惠屬漳南是寺屬亦古義所謂大

專

牙相制之道也

罰曰糧道更尚祠千金以助兵餉復命都御史陶浦浚核其素  
行不得一毫含隱以廣懲貪功康康之風尚祠有死灰復燃  
之意故樂助云

賜松滋東合汨溪延津四王春安銀十兩

左都督楊勗鄉細陳起義情錄 詔答之曰人君大板正在知  
人善任人臣大義惟是勿欺至公朕久歷艱難稍識情偽朝  
廷壞于朋党祖廟由此兩危北京之失東林之罪何辭而都之

陷魏尚之咎矣。謝其餘門戶。朕自下古鑑衡以御天下。楊  
邦卿父子戴朕甚早。聞部臣馬士英。朕必不負其捧主之心。在  
輔臣亦當痛悔其慢。陷冬安之失。諸臣方疏千章。豈奪朕心。公  
論靖。異後方固力扼江。大功實在宋社。朕今親征。在還時  
日。即與輔臣日臣相見。未盡之情。還俊而奏揚為卿父子還  
始終調睦以待王師之至云。

勅諭御史部朕念遠臣聞聞可憫揚之存素負清名可推  
為兵科給事中獨之俊寒誇自任可擢為浙江道監察御史劉鳴  
鳳談部達、推升一時魁傳作探俱听輔臣現生題銜任用輔臣

振戴忠款侍任甚重再与定衛之其隨行并地方文武四品  
以上題授五品以下任授後奉四品以上功罪奏行五品以下  
功罪先行後奏文官自知府以下武官自副總以下不用命者  
皆以賜劄從事速、给与勅諭只收一統全攻特諭

京行細陳四室程陞發為示偽乘于御容并儀叙副總林明龍朕

功

勅靖真侯方國光一意恢抗閩部判大典協力復厥功成總膺懋

賞

時國安大典微有不和浙直左都督吳凱力為調停以古康蘭

為以兵圍恢復三足上疏陳其始末故有是初

兵部侍郎唐順悅奉命抵粵擒賊沿途撫散盜賊地方之靜浸音

答之復命遣臣湯來賀惟解粵而餉銀十萬以修軍儲

命憲臣陸清源充為正使致書魯王听其自擇一人為副時源清

有廣播王言之誼回答御製文及前勉答魯王書稿三百餘親

征後詔御營勅諭三十冊略示臣民以見朕無一日忘天下無

一念不為親之意

勅鎮臣崔芝以藏貯火藥火器授應左都督楊勳御捍寇用毋得  
日擊坐視以悞軍机時勳疏請築路工以閩中所有供載

在御營入浙不遠難以分發故勅催乏就近應之

衛廣都督同知蔣若米遣官迎駕上悅之給以勅書開陔所領兵馬使朕出關調用

上駐蹕延津時有以遲出關者吏部主事曾元方一疏奉事須圖萬全意歎上之速行也答之曰朕既統師啟行豈有僅至遲寧之理現今催趣將士到日即自先驅駐蹕金澗還相機行

監軍兵科給事中張家玉安撫雜民行各府州縣村落分理深為得法上嘉悅之著工部依家玉所進告示冊式刻板刷印可張吏兵二部選差能幹承差才官數十人齎送遼寇殘害處所



地方官通行粘布其腰牌以用正官印信以防詐偽

守閩大將施福解獲清兵偽官朱盛德一名工著法司連行審明  
正法起泉州布衣烈烈到日召對御堂恐有推等望氣之奈曹  
適歷邊塞言論纒、不窮府縣起文存之茲又以病錄故有是

詔

平定侯太夫人黃氏進五方旗幟金鼓旂全 上受之不振

上喜左都督楊淵猷用却魯潘令印口若烏卿者可謂忠恭能明  
大義定朕身尊玉原無嫌疑前付柯曾二使臣啟答王書或未  
之見乎

建甌兩縣欠過銀一萬兩定餉兩月每月二千三百四十兩年二  
兩月共該四千六百八十兩外餘銀皆作家<sub>安</sub>衣甲之需者撫  
臣吳春枝給發回奏

勅諭郭煇陳友若正月十八日不親到建甌過了期限定正你軍  
法不饒

按陳郭二將與郭<sub>平</sub>同起豐源郭既貴顯欲與不睦二將亦遠  
遁海外茲平<sub>先</sub>欲藉以守閩故屢言於上、特旨赦之

恰湖廣總督何騰蛟勅印詰查

時詰命奉明旨自隆武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後請乞不給茲為

破格故特書之亦見上之隆爲大臣也

諭左都御史熊開元曰宣德達情全藉巡方御史近來情弊固仍  
貪者工攫取傲者喜逢迎以致民官無告盜賊繁興殊可痛恨  
卿還處訪詳諭務令激揚得法吏畏民懷有不稱職的即來  
重處

起擢重熙原官著其聯絡建昌侯事稍平即來陞見以膺大用  
吏部尚書曾搜首荐凌超以其才能可當一面上命其速來迎駕  
云超雖素有謀略但其原官贊畫應否即以監軍道起用須而  
做其底蘊方可破格擢用也

下游巡按御史高允茲疏陳閩南抽稅之害上以祿稅各行停免  
久有明旨下游官齋乃敢私抽擾民法紀何在著允劄即慶拿  
正法以安窮民仍大張榜示曉諭毋忽

設立建言簿以收實益以壯敢言者之氣

從大孝士熊開元之請以言官糾彈不避权貴事聞補袞亦須  
指陳故云

諭科道官糾儀導駕始兩京日例行

上以孝陵未見疆土未復不受慶賀時京省俱有表裏大孝士朱  
德祚封進上曰覽諸表箋亦見歸誠之篤云

御營吏部尚書路進飛進會便義勇說 上曰此真安振大器

書冊百覽暇當為卿序之

詔授陳季子監紀通判職徽昭日在本鄉團練鄉兵

勅諭御營禮部選擇為行日期即日具奏不許違悞

諭輔臣宋繼祚曰君臣一體雖小臣亦必加恩法自貴遜即大臣

亦從意朕天性忠厚愛諸臣以大休以康肅登極七月優禮

脩至乃始以堅卧之姿必待朝廷或次温言如請伊葛之末至

到日又一等不展推諉因循毫無愛君之真情止存傲恭之旧

例嗚呼高拱不作張居正已往朕今身任中興奉日不知所傳

深可痛傷者今日之情態則知世廟之於夏言神廟之於張位  
烈廟之於劉鴻訓等皆存心之不得已也此次暫且從寬再若  
因循推卸或以緊要軍務事惟委之于中書或將緊急勅書不自  
作自寫故意延遲要壞國事或當會案要之本不肯確議或當擔  
當決斷之事上則推使聖裁下則推下部議凡有此等則三尺  
具在祖宗大法朕必不敢私徇斷必行爾等詳之慎之呼吸  
死生大逆不醒不得不如此行也又今內閣出入之間着將外  
間連、度領要從川堂之門走私張鳴鳳逆、遵行机務正繁  
輔臣德孫等即日入急不許延挨各該部科道官一併遵行毋

忽

按此諭脩駕輔臣恭望推諉情態可謂要言不繁矣

祭立生祠

時天與府貢生鄭猷可獻說以上實心愛民謀立生祠以祀方

請

祝

壽詭責之曰朕紹大統七序祖陵不見疆土不從臣子因循不

能變百姓湯火不能挽摧朕之髮不足數朕之罪惟此一念身

殉太祖天地臨之自登極八閩上無血性擔當之侍下無愛民

如子之臣出鈞之徽累我百姓朕實痛心有何功德而作此無

妄建祠之事且即中興一統亦斷不容喪心文武剝了民財還受

說獻生祠之事鄭獻可連一停止無重累吾民增朕之罪豈御  
旨該部速行文與該撫按傳示

周姓功成領兵出大定閱兵科給事中陳履貞監定清侯鄭鴻達  
軍抵衛州界上各有溫旨答之

命戶部主事李日輝催建二府借助禁張調為催汀仰二府借  
銀兩如不破情面失悞軍机各有顛罰

江西巡撫都御史徐心蔭上疏迎駕并請面奏上許之後答云  
逆寇猖狂廣信地重著且料理堵剿朕今暫住建寧不時即要  
出閱即行建牙處召討



掌河南道御史謝紹芬奉命出撫河成極言言頭印得之意上

云此事深可痛恨一處如此他處何可可以役勅令馬牌斯宜少

祭如有給別恭遊守犯及假扮官兵擾害人民者許地方拿解  
該撫按正法榜示通衢以示遵宗

諭巡閱御史鄭為虹不得因心言推諉聞教即着前往仙霞也防  
王兆熊叅列事情該撫一并處公奏奪毋得徇徇

催陳元磅張晉德各領卒標兵下飛守信地

命百官具百服赴松溪王府捧迎太祖聖容步行至朝門外俟朕  
迎入行在

封廣東總督丁魁楚平粵伯准與世襲頒給鐵券。

時靖江王楷妄自立不奉正朔復任用幸臣顧奕吳之琮楊國  
威張龍翼等羽翼肆行魁楚用計擒獲并顧奕吳送至行在又  
復昭護宗室賑貧宥冤詔褒吳之曰知調度兵將悉合机宜成  
功甚速朕心嘉悅立頒殊賞靖庶悖逆自有祖宗法在非朕得  
私予歟毋命冕服奢送維艱已命製鑄道廣面試臣陳天定林  
明吳帶差行礼頒行了上司故罪加恩肯從文武一察寬宥及  
雪濟殘雪宗民俱必前旨行其從逆顧奕吳使解列正法惠潮  
寇警已著唐顯悅同地方官收勒與御共夾攻之以收底定之

功

賜閩賊党却搖旗名曰永忠

時閩賊李自成爲清所迫走居鄂地風霾擊之。又遁入九宮山  
餘党十萬悉爲伏兵所誅自成自剗湖廣總督何騰蛟疏聞以  
搖旗有指視之功故特以永忠之名賜之俾知犯上者必正天

誅云

擒偽官假兵李養心等一十八名審明正法

詔寬魏璫一案後媾璫宋禎沒原官

詔曰媾璫一案止回議論偏苛遂致人心不服釀成党局一平

兩陷京都莫不禍根於此朕今繼統中興一洗從前隔習東林  
悞陷北京從先陷悞南京厥罪惟均乃先後之間差予攸在朕以  
至公待天下宋禎漢准復原官賜祭一壇此後真正親黨亦  
一槩滌寬但責後效不計已往蓋中興之時事清臣民悔過且  
與維新况輕于此者乎廷臣各宜以朕之心為心勿再釀激黃  
澍等鼓煽左變之大害朕度如天諸臣欽信云、

詔加福建御試奉人十名以為中興新恩流寓亦准酌量增加

時上銳意文事欲是年首開御試庚平侯却乏龍以兵興通賈  
賓興之典且少暫停語甚剴切上不從以御御試不宜改期

失信且文事武備原是一條云

翰林院編脩周之夔乞監軍討賊振固自効上初不允以儒臣自有專職詔誥方資撰述豈得復事戎行然亦足見其忠壯後乃加兵科職銜

允雷廉叅將却乞免開採楊苗地方沙金不得生事騷擾反滋民害

催陳秀兵一千名督營前未可在汀就近調營并漳州召募一千員名著平夷侯却乞允催齊速至朕尚待二處兵到便可出

閱云

召吳早吳侯即至允至行在面議軍務曰朕親征勒清寔歎恢復親  
祖義不容緩至于固守關隘動出萬全乃宗社大計已有旨召  
卿至望即到以慰懸佇

諭定清侯即鴻達卿所統兵出關已久何云赴關防勒以後塘報  
還聞明于某地方接到底朝廷使于某處若清之聲東擊西彼  
情已自可見卿宜著意料理

勅永勝伯即案策勵將士以收榆效

時案已失律敗師又思以卿勇借題上疏言發銀二千六百兩  
分給聯絡義師以伴守禦上以此固是應急一著但卿勇只

可惜為聲援其銜鋒討敵還須官兵三

復勅案開造現在兵數冊并分首從銜鋒四等以便給鈎還者  
策勵圖功固守閑隘果違恢復之績自還世襲之封賞罰人主  
之大權朕方痛自刻責至公無私并罰內外諸臣豈為卿一人  
而行其法耶時案已奉削去世襲之旨故云

差兵部試主事汪沐日到衢州聯絡官紳士民堵禦清掃以待王  
師曰朕昨臨達水指日出關以恢復杭蕪為急者汪沐日文而  
能此為輔臣德環所保存自有良算到衢日宣諭朕倚此至意  
著有顯效必加峻擢

勅兩浙撫按朕用兵方亟邊餉自難遽竭者始曰徵收但不得別  
立加派名色致累窮民

勅江西撫臣劉廣胤兵科都給事曾應選指撫閩

時閩閩寇四股待撫日久朝廷議論不一應選以為言故勅廣胤

同應選公細商酌加意料理以資勦堵務要操縱得宜伴一意  
揆誠實為我用若克復南昌之功業有世封之命朕信如日必  
不食言

勅益陽王速还夔州

時因彝彝益陽王各卒至衛並未奏放故勅其速还以明恭順



擢原兵部主事李遵為金衛巡撫墨衣從戎

時李遵疏陳衛地顯憲并懇辭就職上以為巡撫之擢出朕欽  
定不許再辭看即墨衣供職以消除肅氣又諭之曰三衛為八  
閩咽喉要地豈堪顯憲隱憂叢集于內且時遇至艱更得好官  
為急安得驟哉妄用吏員之總于今時之官必仁以恤民智以奉  
兵勇于禦敵剛以不撓始為合格李遵素統幹濟方今倚任甚  
隆衛為要地撫為重臣廷者加意擔當安民治兵以俟六飛即

至面諭方略

復曰輔臣張居正原怪錦衣衛指揮世襲

太常寺少卿楊尚和改署銓司陳六議一曰端本源二曰慎名器  
三曰重守令四曰行文任五曰專咨訪六曰戾却覆上嘉納

之

諭定清使郭鴻遠曰逆兵狡詐多端恨我戰守無當始則境內坐

糜今復信訛撤轉不但天下何覓抑且万世遺耻自古唇齒之

喻未有不能守於閩外而能守於閩內者社還者用將選兵出守

江山并令郭煇速到領兵將官林壯猷社連同陳昂于閩上會同

輔臣振飛等確議遣發戍保江山聯援金衛然後督守閩隘又

不可阻急振而隔遠臣

降節鴻遠一級改太師為少師

時回黃克輝敗績故有是命

賜輔臣路振飛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

振飛撫淮時逆寇交訖振飛有保淮之功萬民交頌之 上過

淮得子見且有旧德故特隆寵命以示非私也

搆鎮臣劉承胤所領兵將并表裏白金賜之

手勅云屢得卿奏深加忠功朕今親征暫解連水特着奉陵輔

臣頒銀一百兩表裏四疋并交支度州橋稅一千兩搆卿兵將道

遠賚之不易至可領也朕荅魯王書并元旦勅諭善為宣示及

雲貴恩詔委卿代領一面迎駕一面力復江京兵興具于明詔  
朕不食言特諭

錦衣衛承旨張鳴鳳疏荐禁旅都司俞書加三級胡上琛文武兼  
優江右之後請与偕行 上允之

手勅楚督定與伯何勝致賜資甚厚

勅曰國運中微朕勉繼統靈龍風虎舍卿其誰今朕親征暫駐  
建水先遣輔臣蘇覲生瞻奉山陵宣安兵将与卿同心先復江  
省繼靖南京并撫鎮劉燠承等復江省者世封伯復南京者世  
封公復北京者封真王具如明詔卿其勉之先遣精甲一万迎

朕湖東恤民庫發朕賜銀二伯兩共八丈輔臣頓首立可領也發銀二千兩犒御標兵各將路遠莫致姑准于度州橋稅速發行時卿功成與卿今年金陵握手勦之亮之特諭

人諭云楚粵雲貴近有吳開卿可以挽天無二日之義以全朕骨骨司之情尤所設望

新擢科兵臣吳開禮為上游巡撫都御史准予銜工加便宜行事四

字以重事權

提學御史毛恂恭繳進同卿各臣書疏上讀畢感痛云江南士紳無人不洒涕思明枕戈待命朕必親提黃鉞張皇六師以慰

臣民之望大小文武當時：刻勵前志毋致偏安

遠寧知府周維新疏言王師至止遠民輸將最苦不堪屢應他求

上詳之

降巡視中城御史沈佺期一級以戒愛孫

時閩侯二縣知縣劉霖懋朱統猶調繁未久佺期疏薦之上以  
賞罰分於人主至公抑競獎恬御世大道霖懋統猶雖有薄勞  
豈可以縣署為傳會為二臣陳請者皆是情面賄賂之飾習亦  
是以競引競之惡追簿以降級示懲如再有數飾之行重處去  
召刑部侍郎劉若金至御營高領刑部事兼管左副都御史即來

賜對供職

刑部總務司員外郎達芬報解施燬駐銀一千零三十餘兩者恤  
民庫察收

按施燬之獄以達芬成而施燬之狀亦責達芬完七千而始解  
一千後來之追比當必有波及無辜者矣

命輔臣撰御榜沿途張掛某官兵擾害民生

時刑科給事中劉顯柱言寧紹官兵沿途騷擾民不聊生急宜  
禁止上以朕決計親征先收現在之民欲殺害民之寇豈有  
擾兵無紀成此慘傷兵額不由于天子兵數不報于存耶兵餉

不由于司農人喜旬縱而憐拘簡致民不自斃禍及國家江北  
各鎮近釐甚明可不知改今親我在途第一痛心此事除前不  
究外今先著御營兵部行文該撫將嚴行榜示有犯必懲繼以  
御榜張掛以救民生江上將士近勉勿忘義遠圖賊莫副朕除  
暴救民至意

勅下遊巡按御史高允茲於汀州府屬練土著兵三千以補容兵  
原數務期有旨知方會同該撫募練有緒即行回奏云云

免汀州府屬幾借取有差

時汀州傷殘已甚寇盜日滋連年用兵瘡痍可念又欲行借助



之法下游按臣高允茲以為言故武平准全免長汀清流歸化  
准免其半上抗永定寧化連城准寬至三月以示優恤

初加永定知縣徐可久戶部主事術過晉蒙道缺推用以其新任  
地方即能奮勇定變是見偉略也

永定在萬山中原割自上抗一隅之地兵餉兩乏可久自蕩平  
度寇後多方撫綏草去從前陋習開布血誠以真五里彈丸之地  
勸諭輸助銀五千二百兩有奇又為地方陳切要六款故屢邀

溫旨云

封琳漢為陳世子

琳漢今 上胞姪追封鄧王聿錡長子生于崇禎四年六歲時  
即過今 上蒙難相列已久其父王珣雖死節于南陽謚曰愍  
即曰陳愍王今即營具冊字冠服臨期傳制冊立以展親、之  
義隨今隨征及侍膳問安之禮且令中書官身世子作講讀專  
以禮儀

諭督勅蜀寇兵部尚書王應熊輔臣密勿重任出總軍旅原非常  
之艱難托非常之親信當使百里之外况如忝又給靡朕以臣  
民擁戴繼統危微倚卿元老如身有臂祖宗疆宇凡有未獲即  
朕躬之有罪亦者輔之深羞朕或用人行政之不善卿當有聞

即告况四川為卿之京梓朕之版圖大小文武奉用自然一以委卿一切軍民机務即做卿便宜

四川督師王應熊疏陳西南形勢上手勅答云覽卿奏詳陳興復次第天下形勢朕意豁然深嘉卿所畫朕自慙虛薄何能負荷多難但稍秉仁孝之性切勵除雷之誠一誓清孝陵二誓藝烈廟三誓迎圣安半載恨無寸功親征暫蹕違水天以元老苗輔朕躬將以中興全功托卿豈但西南倚賴鈎濟維艱朕必從長力行接措朝廷時切兵行糧從之等卿亦預申老師匡財之戒上下交警不日成功矣切望切望

改上堵仇錫為副御史巡撫湖廣賜以勝銀百兩表裏四端手  
勅褒譽之并諭以陳可立謀舉違為匡正之以明天無二日之  
義

勅江西輔臣楊廷麟督臣萬元吉同臣曾憲遠陳泰來速倚兵迎  
駕曰朕親征暫駐建水御營兵力未充必俟卿等迎駕陳望兵  
宜速至湖東朕惟待卿等兵至方可出關盼望甚切卿等速與  
輔臣觀生議行或楚粵兵將來迎亦可先還具奏以慰朕心答  
魯王書元旦勅諭可善宣布

手勅輔臣蘇觀生曰朕以卿與楚督定興伯何騰蛟為左右兩臂

卿兩人必無一毫矛盾百事一德一心以釋朕慮以佐中興而  
美必合須防宵小交搆戒之記之逆賊李自成之死督臣確報  
可憑人傳李賊在于北投魯雖不足信尚待卿同督臣再有奏  
到孫好告病虛定與伯印先發一顆與督臣差官順賞恐有  
不利故今另鑄托卿再賞欽承仍有七省左右將軍印信二顆  
順賞與却承忠張先壁恭受再給楚督臣撫臣魏勅各一道委具  
與卿協力復南昌復南京達遣勁兵一萬來湖東迎駕望  
而貴州詔尚未頒到卿可領去再為順頌恤民庫賜卿路費三  
百兩行餉三千兩卿其欽承一切便宜不可一毫推托一力擔

當功成重報

勅蜀督撫閩部臣王應熊等視轄黃諸寇

時應熊上疏言恢復蜀中各郡縣 上答云卿力恢復敗封疆  
毋務猖狂逆寇用餉僅十五萬不取空城偽印為功從前覆京  
獎瑞賴我元臣一洗朕志刑乎天下聞此大慰於心至獻賊之  
殘忍手歎數十萬生靈朕實不勝痛憤若不速救斯民何顏對  
我 太祖望卿力仕平賊朕必有請立應至于括黃諸寇罪原  
輕于獻賊卿還善用戎索俾為我用若能以括平獻擇過賞功  
必不失信卿以不殺止殺圖机出之仁惻尤足嘉悅

兩廣總督丁魁楚辭封伯爵 上不允曰朕當艱危繼統全賴爾  
粵合濟中興卿有開撥擁戴之大忠又有退平逆寇之巨績王  
守仁當全盛之時無推奉之事以卿比之功實為過世伯之額  
卿當飲受乃奏引四答愈見奇勲若不拜表擄逆高廟神靈何  
倚况朕統統半載寸功未立倚卿在粵如臂護身還宜勉奉恩綸  
仍舊督理俟朕得拜孝陵另勅召卿入覲誓與中興君臣始終  
言出真切不可再辭負朕激望至意

崇雲山禪寺僧宗德聚衆建醮誦諸天菩薩寶號

按今上睿心愛民不欲徵福此舉視隋之捨身唐之迎佛骨連

矣

詔改福京都察院署為唐王府

王初居北門以病改今所

人理寺少卿熊化疏請恢復之策必先有定江西且列陳闕外急  
著上曰恢復始江西自是正著但随机應變亦唯執定一局  
其錫鑒書與承寧提閩羅家等以官職俱已行了至批答咨度  
二事閩切朕躬朕深加納條陳泛濫布與得官憲效同聞徒開  
倖竇俱近日獎習允當一、裁汰熊化老成沉静無黨無偏朕  
所手鑒



川陝總督樊一衛遣官入賀 上答之云太祖御沐之天下兩都  
武致三候而有今日朕勉答群請總統艱危全賴內外臣工洗  
心定做痛祖宗多年功德在人幸異寇規模全是草竊但我君  
臣當尽改夏鞅打起精神定一愛民定一治兵人心天意與護  
可必獎一衛才名久著万里投誠亟當勉佐中興与雲堊之例

云角

廣西梧州府兵火初寧詔補所缺正印官以撫循之

詔天吳府添設管鑄通判一員

上聞聞既寧縣知縣趙庚所陳政事疏曰趙庚此疏言兵言將言餉

言戰守已括已盡即可為今日闔疆禦侮之要者下部者議若

實奉行毋忽

加林寧兵部尚書銜致仕吏部尚書曾櫻存

其年德俱懋

以張夫為戶部侍郎專管錢法

手勅廣督平粵伯丁魁楚授臣王化澄鎮臣周仕鳳朕曰因兵力未  
厚致稽出閩卿等仍始前旨募兵五千不可為浮議致阻再召  
募兵七千七千之兵俱准丈銷正項糧餉三月之內朕要見卿  
之兵到仍命大將周仕鳳督至御營隨駕征勦朕親至度入楚  
以收天下全局卿其力贊成功焉

接 今上与各督撫手札俱慘、出則其倚賴之意藹然言表惜

無有慮之者遂令偏安之業亦不可成真臣負君矢惜哉

欽命

定

新例兵將文冊付平粵伯丁魁楚

一宿賈二年觀三武藝四隊伍保結一移兵部一進

御覽

勅丙廣事例銀五万兩付定吳伯何騰蛟為收拾降兵取江克京

之用

聯絡恢勒兵部尚書楊廷禛疏苗粵餉以脩大兵上以粵餉為御

宮急需萬不可留但今御勒事方殷量苗五万湊前五万以成

勒局速立復江省以速乘輿餘從地方恢復動支正項并行勸

輸酌用

二月

戶部左侍郎李長情上言親征需餉宜開加納事例

上從之

康生加貢納銀一百五十兩增廣加貢納銀二百兩附  
季加貢納銀三百兩青衣加貢納銀三百五十兩社生

加貢納銀四百兩

賜大亭士蔣德環乘馬一疋

以其老成曰臣綸靡侍望兩辭不允其亦晉康仗錫馬著履畫

日三接之風乎

鎮海平和二縣亂民借題振復聚衆殺人下游巡撫劉柱國解散

之上以小民米有寬情何不申理該管衙門乃敢橫行無忌  
殊干法紀着下游撫臣同潮撫嚴行禁戢以安地方

五月初八日夜兩電大如奉欽學憲聞有聲聞地數十年一見

益陽王私授縣官詔禁之曰國家敦厚懿親自有典制朕復天性

焉愛宗枝王借受慈禧之命又借勳鎮方固安之推奉<sub>近</sub>迎日表

奏雖來公然用監國之寶不知此寶授自何人輔勳士英固安  
既王今末甚明朕正不必顯示乃到處騷擾妄行升授亦為有  
過復聞播字龍游民苦不堪又聞遂昌允碍法紀着地方撫按  
官速止王回戾以明大義

初平峽復鄭芝倉三永安閩隘甚多何可無兵扼守所需兵冊何  
將為近何將為遠還著察明以便立限水師船隻百隻未足搗  
策至須即行修造毋忽

勒行在兵部速發兵三千應援衛州

時吳州告急三衛震動督輔黃鳴俊入告故有是奉  
都督同知郭燔疏請糧餉器械者行在戶工二部給發

勅慶州道臣董振秀將十縣糧餉分給軍前

以麗水青田縉雲平陽景寧五縣餉銀給勲臣劉孔昭募兵將  
以龍泉遂昌嵩陽  
五縣餉銀給督臣楊文驄募兵將

時二臣互有事批復手勅与之曰師飽在餉師克在和與其同  
餉而涉於爭不如分餉而歸于和今後兩臣同心協復再勿爭  
競其兵馬五款三等冊籍限四十日內造進逾期不至造報不  
實者停糧記過迺聞年荒餉急民困難支仍將民糧分限催徵  
以息民力兩俱不許差人至縣辱官虐民違者亦不許支糧仍  
着該管官具疏參奏云

按此勅詞悉官箴民隱其策勵二臣之意焉然可見